

資治通鑑

九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一

魏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

勅編集

唐紀三十七

起屠維大淵獻盡上章困敦凡二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上

乾元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

燕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

此欲使我懈惰而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

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

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眾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

戊寅上祀九宮貴神用王璵之言也乙卯耕藉田鎮西節度

使李嗣業攻鄴城為涼矢所中右馬使荔非元禮代將

通鑑二百二十一

宋

其眾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時諸軍屯成日

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

道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以

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

灑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

於禁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郭子儀

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

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

鼠直錢四千淘牆斃及馬矢以食馬人皆以為克在朝夕而諸

軍既無統帥進退無所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

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

里為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遥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



下抄掠官軍出即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采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思明白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遊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臯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臯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弃甲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弃殆盡東京士

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諸將繼至衆及數萬議捐東京退保蒲陝都虞侯張用濟曰蒲陝荐飢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從之使都遊奕使靈武韓游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度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禮至而軍焉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爲濟王府長史削銀青階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衆還屯鄴城南安慶緒收子儀等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

諸將曰今日豈可復背史王乎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任公暫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寤蹙不知所為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徧示將士咸稱萬歲乃手疏唁慶緒而不稱臣且曰願為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歃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奔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奔失兩都亦

何足言爾為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即命左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鎮之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辛卯以荔非元禮為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為節度判官甲午以兵部侍郎呂諲同平章事乙未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苗晉卿為太子太傅王璵為刑部尚書皆罷政事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李揆為中書侍郎及戶部侍

郎第五琦並同平章事上於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爲己任
軍國大事多獨決於峴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
五百以備巡邏李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因
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
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 丙申
以郭子儀爲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以河西
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 夏四月庚子
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 太子詹事
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
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堂禁兵
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
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事無大小輔國口
爲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異聞奏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
聽察細事即行推按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
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三司府縣鞫獄皆
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莫敢違者官官不敢斥
其官皆謂之五郎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
及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
權亂政之狀上感寤賞其正直輔國所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
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上不許壬寅制比緣軍國
務殷或宣口敕處分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
非正宣並不得行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
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自今一切須經臺府如所
由處斷不平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僞外餘

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鑾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
峴 甲辰置鄭陳亳節度使以鄧州刺史魯貝爲之以徐州刺
史尚衡爲青密等七州節度使以興平軍節度使李真兼豫許
汝三州節度使仍各於境上守捉防禦九節度之潰於相州也
魯貝所部兵剽掠尤甚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弼還太原京
慙懼飲藥而死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立其妻辛
氏爲皇后子朝義爲懷王以周摯爲相李歸仁爲將改范陽爲
燕京諸州爲郡 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爲鄭陳穎亳節度使
抱玉安興貴之後也爲李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安祿
山同姓故賜姓李氏 回紇毗伽闕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
國人立其少子是爲登里可汗回紇欲以寧國公主爲殉公主
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爲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

通鑑二百二十一

五

昌黎

昏萬里之外邪然亦爲之蒼面而哭 鳳翔馬坊押官爲劫天
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殿敕監察御
史孫鑿鞫之無冤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
卿權獻鞫之與鑿同妻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鞫之
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
之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
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暉與
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鑿除名長流播州吏部尚書同平章
事李峴奏伯陽等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爲朋黨五月辛巳貶峴
蜀州刺史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
貶蜀州朕自覺用鑾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
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壬午以滑濮節度

使許叔冀爲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節度使以試汝州刺史
劉展爲滑州刺史充副使 六月丁巳分朔方置邠寧等九州
節度使 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
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士
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
躍馬而去光弼願得親王爲之副平巳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
元帥光弼副之仍以光弼知諸節度行營光弼以河東騎五百
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
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左廂
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光弼以檄召之用濟曰朔方非叛軍也
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邪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遂光弼
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銜枚以待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

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彊
請之違拒朝命是反也其可乎右武鋒使康元寶曰君以兵請
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
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
責用濟召不時至斬之命部將辛京果代領其衆僕固懷恩繼
至光弼引坐與語須臾闇者白蕃渾五百騎至矣光弼變色懷
恩走出召麾下將陽責之曰語汝勿來何得固違光弼曰士卒
隨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 丁亥以潞沁節度使王思禮兼太
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初潼關之敗思禮馬中矢而斃
有騎卒整屋張光晟下馬授之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
其狀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史河西辛雲京思禮
怒之雲京懼不知所出光晟時在雲京麾下曰光晟嘗有德於

王公從來不敢言者恥以此取賞耳今使君有急光晟請往見
王公必為使君解之雲京喜即遣之光晟謁思禮未及言思禮
識之曰噫子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邪光晟以實告思禮大
喜執其手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力也吾求子久矣引與同
榻坐約為兄弟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冤思禮曰雲京過亦不
細今日特為故人捨之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贈金帛田宅甚
厚辛卯以朔方節度副使殿中監僕固懷恩兼太常卿進爵大
寧郡王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
之 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亂刺史王政奔
荆楚元自稱南楚霸王 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
京師 戊午上使將軍曹日昇往襄州慰喻康楚元貶王政為
饒州長史以司農少卿張光奇為襄州刺史楚元不從 壬戌

通鑑二百二十一

二

正史

以李光弼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 九月甲午張嘉延襲
破荊州荆南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澧朗郢峽歸等州官吏聞
之爭潛竄山谷 戊辰更令絳州鑄乾元重寶大錢加以重輪
一當五十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俸祿宜以新錢給其冬料
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為荆襄招討使充山南東道處置
兵馬都使以陳穎毫申節度使王仲昇為申沔等五州節度使
知淮南西道行軍兵馬 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
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已向河南分為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
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臯周摯自
胡良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
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
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

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為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為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為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眾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眾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嵎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為兵馬

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意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為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平當石橋而進，平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纜支十日。光弼按關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倚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冬十月丁酉，下制親征。史思明羣臣上表諫乃止。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驢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左右

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為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瞑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薦之以歸賊衆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

通鑑卷二百一十五

九

江通

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置裏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火之船不得進頃臬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度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

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為五臺府果毅己亥以庭暉為右武衛大將軍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弃之抱玉許諾勤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成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眾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眾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潭城外置柵柵外穿

壘深廣二丈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潭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眾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眾填壘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為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壘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壘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却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湏其急而擊之光弼望見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為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遽帥眾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囂而不整不尼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

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麾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麾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韉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到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颯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

擒其大將徐璜王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定保懷州思明不知摯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為右金吾大將軍 邛簡嘉眉瀘戎等州蠻反 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監董秦為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李名忠臣康楚元等衆至萬餘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韋倫發兵討之駐於鄧之墳招諭降者厚撫之伺其稍怠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衆遂潰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荆襄皆平倫見素之從祖弟也 發安西北庭兵屯陝以備史思明 第五琦作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上言者皆歸咎於琦庚午貶琦忠州長史御史大夫賀蘭進明貶溱州貳外司馬坐琦黨也 十二月甲午呂謹領度支使 乙巳韋倫送康楚元詣闕斬之 史思明遣

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礪子坂得馬六百匹歸仁走以伯玉為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寧沙柵之間屢破之上元元年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丙戌以于闐王勝之弟曜同四鎮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 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等州節度為鄜坊丹延節度亦謂之渭北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領邠寧鄜州刺史杜冕領鄜坊節度副使分道招討戍子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使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 上祀九宮貴神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忠州長史第五琦既行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曰琦備位宰相二百兩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期光即奏琦已服罪庚戌琦坐除名長流夷州 三月甲申改蒲州為河中府 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 襄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翹據州反制以隴州刺史韋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己未以陝西節度使來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瑱至襄州張維瑾等皆降閏月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為司空自武德以來思禮始不為宰相而拜三公 甲戌徙趙王係為越王 己卯赦天下改元追謚太公望為武成王選歷代名將為亞聖十哲其中祀下祀并雜祀一切並停 是日史思明入東京 五月丙午以太子太傅苗晉卿行侍中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

之胡廣 官者馬吉言受賂為人求官於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呂諲諲為之補官事覺上言杖死壬子諲罷為太子賓客 癸丑以京兆尹南華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六月甲子桂州經略使邢濟奏破西原蠻二十萬衆斬其帥黃乾曜等 乙丑鳳翔節度使崔光遠奏破涇隴羌渾十餘萬衆 一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乃敕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錢當三十諸州更俟進止是時史思明亦鑄順天得一錢一當開元錢百賊中物價尤貴 甲申興王佖薨佖張后長子也 佖曰定王侗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遜取容會召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 乙酉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党項於普

閏 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於鄭州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王真公主如仙媛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又等上樓賜宴有劔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上皇命王真公主如仙媛為之作主人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及不安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稷大計消亂

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
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
惑聖聽如此上皇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
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救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
高力士曰吾兒爲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
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
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
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
上皇驚幾墜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不得
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刀再拜
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已共執上皇馬鞭侍衛如西內居甘露
殿輔國帥衆而退所留侍衛兵纔老數十人陳玄禮高力士
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王地吾數以護
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素
服見上請罪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卿
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
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癸丑敕天下重稜錢皆當三十如畿內 丙辰高力士流巫州
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溱州陳玄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
王真公主出居王真觀上更選後宮百餘人置西內備灑掃今
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三
以不憚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
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音猶
豫不能決 初哥舒翰破吐蕃於臨洮西關磨環川於其地置

神策軍及安祿山反軍使成如璆遣其將衛伯玉將千人赴難
既而軍地淪入吐蕃伯玉留屯於陝累官至右羽林大將軍八
月庚午以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 丁亥贈謚興王仍曰恭懿
太子 九月甲午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為江陵府仍置永平
軍團練兵三千人以扼吳蜀之衝從節度使呂諲之請也 或
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乙未命子儀出鎮邠州
党項遁去戊申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
發射生英武等禁軍及朔方鄜坊邠寧涇原諸道蕃漢兵共七
萬人皆受子儀節度制下旬日復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冬十月丙子置青沂等五州節度使 十一月壬辰涇州破党

項 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
暴不灑展剛彊自用故為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

山莊一百二十一

十五

徐廣

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
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僞彊不受命姓名應謠識請除之延恩
因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
其為亂然展方握彊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岍
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為都統淮
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密敕舊都統李岍及淮南東道
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
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勲
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因泣下
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為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
為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
陵與岍謀解岍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

親舊置之心膂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
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岍鄧
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岍反州縣莫知
所從岍引兵度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傑浙西節度使侯令儀
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
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
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曰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
鼓使其將孫待封張灃雷擊之景山衆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
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濠楚王岍將兵四千
略淮西李岍關北固爲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
兵於瓜州多張火鼓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岍悉銳兵守京
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岍軍聞之自潰岍奔宣城甲

午展陷潤州昇州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
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羣奔城走昌羣遣其將宗犀
詣展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爲潤州司馬丹陽軍使使昌羣
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
擒安太清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
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浙江將二千人徇兗鄆薛鄂將五千人徇
曹州十二月丙子党項寇美原華原同官大掠而去賊帥
郭愔等引諸羌胡敗秦隴防禦使韋倫殺監軍使充鄆節度
使能元皓擊史思明兵破之李岍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
謂岍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
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弃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
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岍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

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二千人立柵以拒劉
展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節度使鄭貞之弃城走
李岍奔洪州李藏用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於郁墅兵敗奔
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封進陷湖州展以其將許嶧為潤州刺
史李可封為常州刺史楊持璧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
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展以李晁為泗州刺史宗
犀為宣州刺史傅子昂屯南陵將下江州徇江西於是屈突孝
標陷濠楚州王晔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
騎三千橫行江淮間壽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晔不得西
止屯廬州初上命平盧都知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
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
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眾
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討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
拒之選精兵二千度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
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度江神功入廣陵及楚州
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是歲吐蕃陷廓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八 起重光 赤奮若 盡昭陽 單開 六月 凡二年 有奇

勅編集

唐紀三十八

起重光 赤奮若 盡昭陽 單開 六月 凡二年 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一

上元二年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應天 張景超引兵攻杭

州敗李藏用將李彊於石夷門孫待封自武康南出將會景超

攻杭州温晁據險擊敗之待封脫身奔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

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昭辛亥夜

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

等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

瓜州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

瓜州

楊雄

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

度還軍瓜州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

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

早晚等耳遂更帥眾力戰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

劉殷許嶧等皆死隱林滑州人也楊惠元等擊破王昭於淮南

昭引兵東走至常熟迺降孫待封詣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

七千餘人間展死悉以兵授張濩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灑

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

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荆南節度使呂

誼奏請以江南之潭岳郴邵永道連黔中之涪州皆隸荆南從

之 二月奴刺党項寇寶鷄燒大散關南侵鳳州殺刺史蕭愷

大掠而西鳳翔節度使李鼎追擊破之 戊辰新羅王金疑入

朝因請宿衛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於上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復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濇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濇無所假貸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與懷恩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陽戊寅陳於邛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陳未定進兵薄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弃之光弼懷恩度河走保聞喜朝恩伯玉奔

還陝抱玉亦弃河陽走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李揆與呂諲同為相不相悅諲在荆南以善政聞揆恐其復入相奏言置軍湖南非便又陰使人如荆湖求諲過失諲上疏訟揆罪癸未貶揆袁州長史以河中節度使蕭華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史思明猜忍好殺羣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日保朝義其長子也常從思明將兵頗謙謹愛士卒將士多附之無寵於思明思明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太子左右頗泄其謀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將兵為前鋒自北道襲陝城思明自南道將大軍繼之三月甲午朝義兵至疆子嶺衛伯玉逆擊破之朝義數進兵皆為陝兵所敗思明退屯永寧以朝義為怯曰終不足成吾事欲按軍灃斬朝義及諸將戊戌命朝義築三隅城欲貯軍糧

期一日畢朝義築畢未泥思明至詬怒之令左右立馬監泥斯
須而畢思明又曰俟克陝州終斬此賊朝義憂懼不知所為思
明在鹿橋驛令腹心曹將軍將兵宿衛朝義宿於逆旅其部將
駱悅蔡文景說朝義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自古有廢立請召
曹將軍謀之朝義俛首不應悅等曰王苟不許悅等今歸李氏
王亦不全矣朝義泣曰諸君善為之勿驚聖人悅等乃令許叔
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至則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盡怨
恐禍及己不敢違是夕悅等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詣驛宿衛
兵怪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入至思明寢所值思明如
廁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左右指示之思明聞有變踰垣至
殿中自韃馬乘之悅僉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墜馬遂擒之思明
問亂者為誰悅曰奉懷王命思明日我朝來語失宜其及此然

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送思明於柳泉
驛囚之還報朝義曰事成矣朝義曰不驚聖人乎悅曰無時周
摯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悅等使許季常往告之摯驚倒於地
朝義引軍還摯救冀來迎悅等勸朝義執摯殺之軍至柳泉悅
等恐衆心未壹遂縊殺思明以檀裹其尸橐駝負歸洛陽朝義
即帝位改元顯聖密使人至范陽救散騎常侍張通儒等殺朝
清及朝清母辛氏并不附已者數十人其黨自相攻擊戰城中
數月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為范陽
尹燕京留守時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為丘墟而朝義所部
節度使皆安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略相羈
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李光弼上表固求自貶制以開府儀同
三司侍中領河中節度使 術士長塞鎮將朱融與左武衛將

軍竇如玢等謀奉嗣岐王珍作亂金吾將軍邢濟告之夏四月
乙卯朔廢珍為庶人秦州安置其黨皆伏誅珍業之子也丙辰
左散騎常侍張錡貶辰州司戶錡嘗買珍宅故也 己未以吏
部侍郎裴遵慶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乙亥青密節度使尚
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 丁丑兗鄆節度使能元皓破
朝義兵 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驍勇從上皇在蜀有
功東川節度使李奐奏替之子璋舉兵襲奐於綿州道過遂州
刺史號王巨蒼黃修屬郡禮迎之子璋殺之李奐戰敗奔成都
子璋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為龍安府置百官又陷劔州
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
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
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

神鑑二日二二

四

朱集

也上泣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癸巳党項寇寶雞

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為滑鄭汴節度使將數千
兵戍滑臺彰密因中使楊萬定通表請降徙屯杏園度思明疑
之遣其將薛岌圍之彰與岌戰大破之因隨萬定入朝甲午以
彰為滑衛等六州節度使 戊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史朝
義范陽兵破之 乙未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東川節度使李
奐共攻綿州庚子拔之斬段子璋 復以李光弼為河南副元
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江南西浙江
東西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 六月甲寅青密節度使能元
皓敗史朝義將李元遇 江淮都統李岫喪失守之罪歸咎於
浙西節度使侯令儀丙子令儀坐除名長流康州加田神功開
府儀同三司徙徐州刺史徵李岫鄧景山還京師 戊寅党項

寇好時 秋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見 以試少府
監李藏用為浙西節度副使 八月癸丑朔加開府儀同三司
李輔國兵部尚書乙未輔國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厨具饌
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
為其如朝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上密謂蕭
華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出問冕曰初無
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 己
巳李光弼赴河南行營 辛巳以殿中監李若幽為朔方鎮西
北庭興平陳鄭等節度行營及河中節度使鎮絳州賜名國貞
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
北門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 壬寅制去尊號但
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數
因赦天下停京北河南太原鳳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號自今
每除五品以上清望京官及郎官御史刺史令舉一人自代觀
其所舉以行殿最江淮大饑人相食 冬十月江淮都統崔圓
署李藏用為楚州刺史會支度租庸使以劉展之亂諸州用倉
庫物無準奏請徵驗時倉猝募兵物多散亡徵之不足諸將往
往賣產以償之藏用恐其及己嘗與人言頗有悔恨其牙將高
幹挾故怨使人詣廣陵告藏用反先以兵襲之藏用走幹追斬
之崔圓遂簿責藏用將吏以驗之將吏畏皆附成其狀獨孫待
封堅言不反圓命引出斬之或謂曰子何不從眾以求生待封
曰吾始從劉大夫奉詔書來赴鎮人謂吾反李公起兵滅劉大
夫今又以李公為反如此誰則非反者庸有極乎吾寧就死不
能誣人以非罪遂斬之 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賀如正旦儀

武告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司農卿嚴莊俱下獄京兆尹劉晏遣史防守莊家上尋救出莊引見莊怨晏因言晏與臣言常道禁中語矜功怨上丁亥貶晏通州刺史莊難江尉謙伏誅戊子御文中丞元載為戶部侍郎充句當度支鑄錢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載初為度支郎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專掌財利 戊戌冬至己亥上朝上皇於寧西內 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史朝義拔永寧破澠池福昌長水等縣 己酉上朝獻太清宮庚戌享太廟元獻廟建丑月辛亥朔祀圓丘太一壇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與范陽相攻連年救援既絕又為奚所侵乃悉舉其軍二萬餘人襲李懷仙破之因引兵而南

寶應元年建寅月甲申追尊靖德太子琮為奉天皇帝如寶氏

孟二二二二二

六

版五

為恭應皇后丁酉葬于齊陵 甲辰吐蕃遣使請和 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潁川太守李春朝義將史參救之丙午戰于城下又破之 戊申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度河而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 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為羣盜州縣不能制 建卯月辛亥朔赦天下復以京兆為上都河南為東都鳳翔為西都江陵為南都太原為北都 奴刺寇成固 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曹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奏請輸五十萬斛於京師思禮

薨管崇嗣代之為政寬弛信任左右數月間耗散殆盡惟陳腐米萬餘斛在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則鈎校所出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癸丑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究亂者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為節度使己未以雲京為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雲京奏張光晟為代州刺史絳州素無儲蓄民間饑不可賦斂將士糧賜不充朔方等諸道行營都統李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突將王元振將作亂矯令於衆曰來日脩都統宅各具畚鍤待命于門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脩宅夫邪乙丑元振帥其徒作亂燒牙城門國貞逃于獄元振執之置卒食於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脩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衆欲退元振曰今日之事何必更問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拔刃殺之鎮西北庭行營兵屯於翼城亦殺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節度使朝廷因而授之戊辰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與史朝義將謝欽讓戰于申州城下為賊所虜淮西震駭會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攻汴州朝義召欽讓兵救之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從連賊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辛未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澤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絹四萬匹布五萬端米六萬石以給絳軍建辰月庚寅子儀將行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内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史

朝義遣兵圍李抱王於澤州子儀發定國軍救之乃去 上召
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樂在襄陽其將士亦愛之乃
諷所部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荆南節度使呂誼
淮西節度使王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衆心恐久難制
上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會謝欽讓圍王
仲昇於申州數月瑱怨之按兵不救仲昇竟敗沒行軍司馬裴
我謀奪瑱位密表瑱屈彊難制請以兵襲取之上以為然癸巳
以瑱為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使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
我代瑱為襄鄧等州防禦使 甲午奴刺寇梁州觀察使李勉
弃城走以邠州刺史河西臧希讓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丙申
党項寇奉天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庚午以戶部侍
郎元載為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壬寅以司農卿
陶銳為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上不許輔國固請
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戊申華罷為禮部尚書以載同平
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建巳月庚戌朔澤州刺史李抱玉
破史朝義兵於城下 壬子楚州刺史崔旆表稱有尼真如恍
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
表賀 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年七十八乙卯遷坐於太極殿
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羣臣發哀於太極殿蕃官務面割耳者
四百餘人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
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為正月月
數皆如其舊赦天下 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
年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
謂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赦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

所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姑歸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者監段佶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於陵霄門以俟之太子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殿且以甲卒守之是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佶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皆驚駭逃散丁卯上

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亮王侗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與宰相相見敘上皇晏駕拜哭始行監國之令戊辰發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宣遺詔己巳代宗即位高力士遇赦還至朗州聞上皇崩號慟嘔血而卒甲戌以皇子奉節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乙亥號輔國爲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之以內飛龍殿副使程元振爲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朱光輝及內常侍啖庭瑤山人李唐等二十餘人皆流黔中初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五

月庚辰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瀆 壬午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党項寇同官華原 甲申以平盧節度使侯希逸為平盧青淄等六州節度使由是青州節度有平盧之號 乙酉徙奉節王适為魯王 庚寅追尊上母吳妃為皇太后 壬辰貶禮部尚書蕭華為峽州司馬元載希李輔國意以罪誣之也 敕乾元大小錢皆一當一民始安之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為遂城果毅開封劉昌曰倉中猶有麩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城東南隅最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彊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賊安知吾之衆寡遂徑趨徐州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先是田神功既克劉展留連揚州未還太子賓客尚衡與左羽林大將軍房仲卿相攻於兗鄆聞光弼至憚其威名神功遽還河南衡仲卿相繼入朝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自餘衆務悉委判官張修修吏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白事光弼多令與修議之諸將事修如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寧先是田神功起偏裨為節度使留前使判官劉位等於幕府神功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修抗禮乃大驚徧拜位等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胡為不言成神功之過乎 丁酉赦天下 立皇子益昌王 魏為鄭王延為慶王迥為韓王 來瑱聞徙淮西大懼上言淮西無糧請俟收麥而行又諷將吏留已上欲姑息無事壬寅復以瑒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飛龍副使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

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六月己未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餘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帥行軍司馬仍遷輔國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辛酉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博陸王輔國入謝憤咽而言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慰諭而遣之 壬戌以兵部侍郎嚴武為西川節度使 襄鄧防禦使裴莪屯穀城既得密敕即帥麾下二千人泐漢趣襄陽己巳陳於穀水北瑱以兵逆之問其所以來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何受代之有因取敕及告身示之莪驚惑瑱與副使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莪於中口送京師賜死 乙亥以通州刺史劉晏為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轉運鹽鐵鑄錢等使 秋七月壬辰以郭子儀都知朔方河東北庭路儀澤沁陳鄭等節度行營及興平等軍副元帥 癸巳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以兵守要害拒嚴武武不得進 八月桂州刺史邢濟討西原賊帥吳功曹等平之 己未徐知道為其將李忠勇所殺劍南悉平 乙丑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入朝謝罪上優待之 己巳郭子儀自河東入朝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慰撫之子儀遂留京師 台州賊帥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改元寶勝民疲於賦斂者多歸之李光弼遣兵擊晁於衢州破之 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 九月庚辰以來瑱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知山南東道節度使 乙未加程元振驃騎大將軍兼內侍監 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議事有與程元振相違者丙申貶冕施州刺史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

其庭回紇登里可汗已為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今中原無主可汗宜速來共收其府庫可汗信之清潭致救書曰先帝雖弃天下今上繼統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為丘墟有輕唐之志乃因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國十萬衆至矣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初毗伽闕可汗為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為登里可敦可汗請與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汾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為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可汗欲自蒲關入由沙苑出潼關東向藥子昂說之曰關中數遭兵荒州縣蕭條無以供擬恐可汗失望賊兵盡在洛陽請自土門略邢洛懷衛而南得其資財以充軍裝可汗不從又請自太行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亦

不從又請自陝州大陽津度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乃從之 表晁陷信州 冬十月表晁陷溫州明州 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辛酉辭行以兼御史中丞藥子昂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為判官給事中李進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為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 丙寅上命僕固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雍王适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

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爲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長子今爲元帥安有中
國諸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久之
車鼻遂引子昂魏瑒韋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諳事
遣歸營瑒少華一夕而死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
左殺爲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乂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爲殿
自澠池入潞澤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帥李
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辛未懷恩等軍于同軌史朝義聞
官軍將至謀於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若獨與漢兵來宜悉衆
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
從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乙亥官軍陳
于橫水賊衆數萬立柵自固懷恩凍丁西原以當之遣驍騎及

回紇並南山出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
救之陳於昭覺寺官軍驟擊之殺傷甚衆而賊陳不動魚朝恩
遣射生五百人力戰賊雖多死者陳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
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
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又敗人馬相
蹂踐填尚書谷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朝義將輕騎數百東
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其中書令許叔冀王佖等承制
釋之懷恩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及朔
方兵馬使高輔成帥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
朝義至汴州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閉門拒之朝義奔濮州獻
誠開門出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
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爲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

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回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
恪守之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師朝義自濮州北度河懷恩進
攻滑州拔之追敗朝義於衛州朝義睢陽節度使田承嗣等將
兵四萬餘人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長驅至昌樂
東朝義帥魏州兵來戰又敗走於是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
洛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
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嵩楚王之子也
抱玉等已進軍入其營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
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疑懷恩有貳心各表言之朝廷密
為之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巳制東京及河南北受
僞官者一切不問 己丑以戶部侍郎劉晏兼河南道水陸轉
運都使 丁酉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統恒趙深定易五

州賜姓李名寶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王武俊
說寶臣曰今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鬪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
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
州來降及復為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為善擢為先鋒兵馬使武
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郭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請
以副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為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中書
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
薛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臨清朝義自衡水引兵三
萬還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官軍益振遂逐之大戰于
下博東南賊大敗積尸擁流而下朝義奔莫州懷恩都知兵馬
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庭玉與田神功辛雲京會於下博進圍朝
義於莫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 十二月庚申初以太祖

配天地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上

廣德元年春正月己卯追謚吳太后曰章敬皇后 癸未以國子祭酒劉晏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譖瑱言涉不順王仲昇在賊中以屈服得全賊平得歸與元振善奏瑱與賊合謀致仲昇陷賊 壬寅瑱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於路由是藩鎮皆切齒於元振 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既去承嗣即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侯希逸薛兼訓等帥眾三萬追之及於歸義與戰朝義敗走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

通鑑卷一百二十一

十五

朱集

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縣朝義至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諭抱忠以大軍留莫州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抱忠對曰天不祚燕唐室復興今既歸唐矣豈可更為反覆獨不愧三軍邪大丈夫恥以詭計相圖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軍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東奔廣陽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撫李懷仙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閏月己酉夜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敢過 癸亥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

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之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我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通鑑卷二百二十二

二十一

歐古

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崇義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沈毅寡言得衆心瑱之入朝也命諸將分戍諸州瑱死戍者皆奔歸襄陽行軍司馬龐充將兵二千赴河南至汝州聞瑱死引兵還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拒之充奔房州崇義自鄧州引戍兵歸與昭及副使薛南陽相讓爲長久之不決衆皆曰兵非梁御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爲帥崇義尋殺昭及南陽以其狀聞上不能討三月甲辰以崇義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崇義奏改葬瑱爲之立祠不居瑱聽事及正堂 辛酉葬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于泰陵廟號玄宗庚午葬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于喬陵廟號肅宗 夏四月庚辰李光弼奏擒袁晁浙東皆平時晁聚衆近二十萬轉攻州縣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討平之伯儀魏州人也 郭子儀數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爲之備

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羣臣三上表請立太子五月癸卯詔許俟秋成議之 丁卯制分河北諸州以幽莫媯檀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 六月癸酉禮部侍郎華陰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又明經加帖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幸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杲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與綰同至議以為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風流頹弊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又請置五經秀才科 庚寅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為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眾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同華節度使李懷讓為程元振所譖恐懼自殺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三

一 禮部彙纂續讀聖書養譽書靈福靈國河郡國卷三三 虞實對稽顙金黃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三十九

起昭陽單闕七月盡旃蒙大荒落十月凡二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下

廣德元年秋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
壬子赦天下改元諸將討史朝義者進官階加爵邑有差冊回
紇可汗為頡咄登蜜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為娑
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 戊辰楊綰上
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
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
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通鑑二 三

陳穎

以僕固瑒為朔方行營節度使 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部
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
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
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
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
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
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
左衽矣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
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婿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
不犒師及史朝義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
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
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逸等屯

祁縣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懷光本勃海靺鞨也
姓茹為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為
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奉仙還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
前母數讓奉仙曰汝與吾兒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
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綵懷恩欲酬之曰來日端午當
更樂飲一日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左右曰朝來責
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以其馬追還之
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
京奉仙上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
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
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以為臣
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竭家貲俾之上道行至山北雲京奉仙

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回紇怨怒亟欲縱兵臣力為彌
縫方得出塞雲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與李抱
玉共相組織臣靜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
清河曲一也臣男玢為同羅所虜得間亡歸臣斬之以令眾士
二也臣有二女遠嫁外夷為國和親蕩平寇敵三也臣與男瑒
不顧死亡為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節度使皆握強兵臣撫綏
以安反側五也臣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天下既平送之歸國六
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惟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
臣受恩至重夙夜思奉天顏但以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
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盡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虛
受陛下誅夷豈唯羣臣不忠正為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駱
奉仙詞情非不摭實陛下音無處置寵任彌深皆由同類比周

蒙蔽聖聽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曾不委
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遠近益加疑阻如臣朔方將士功
效最高為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反
信讒嫉之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毀弓藏鳥盡信匪虛
言陛下信其矯誣何殊指鹿為馬儻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
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惟陛下圖之臣欲公然入
朝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彼遷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絳
州問臣臣即與之同發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
察其去就懷恩見遵慶抱其足號泣許冤遵慶為言聖恩優厚
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為不可曰公信其甘言入
則為來瑱不復還矣明日懷恩見遵慶以懼死為辭請令一子
入朝志誠又以為為不可遵慶乃還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

恩先與可汗往來恐翊洩其事遂留之 吐蕃之初入寇也邊
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
降之遂為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
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
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
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眾彌漫數十
里已自司竹園度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
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過之竟不召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
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于盤屋之西乙亥吐蕃寇盤屋月將復
與力戰兵盡為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
所為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自咸
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澁水射生將王獻忠

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於開遠門內。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今公身為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請誅之。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廣武王承宏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為相。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卧家。遣人輿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并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子儀與延昌謀曰。潰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自直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子儀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為糧料使。給軍食。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銜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廊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

掠城中士女百工整衆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衆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澶水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為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吐蕃惶駭庚寅悉衆遁去高暉聞之帥麾下三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為京兆尹癸巳以郭子儀為西京留守甲午子儀發商州己亥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溫為陝州刺史周智光為華州刺史

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專權自恣

並二日二三

五

陳顛

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大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

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王甫自稱京兆尹聚眾二千餘人署置官屬暴橫長安中壬寅郭子儀至澶水西南按兵不出或謂子儀城不可入子儀不聽引三十騎徐進使人傳呼召甫甫失據出迎拜伏子儀斬之其兵盡散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珩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官宮廣州市舶使呂太一發兵作亂節度使張休弃城奔端州太一縱兵焚掠官軍討平之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鬪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璘帥眾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璘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澶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摠禁兵權寵無比築城於鄠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為鄠縣築城使遂將其兵乙未以苗晉卿為太保裴遵慶為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

合上以是愈愛之英倩金州人也吐蕃既去廣武王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誅丙申放之於華州程元振既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劔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

二年春正月壬寅赦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尋復令於江陵安置癸卯合劔南東西川為一道以黃門侍郎嚴武為節度使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真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眾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

卷之三十三

七

高起

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自外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真抱玉之從父弟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為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眾云郭子儀已為魚朝恩所殺眾信之故為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甲寅禮儀使杜鴻漸奏自今祀圓丘方丘請以太祖配祈穀以高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之乙卯立雍王适為太子吐蕃之入長安也諸軍士卒及鄉曲無賴子弟相聚為盜吐蕃既去猶竄伏南山子午等五谷所在為患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仙為南山五谷防禦使以討之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僕固懷恩既不為朝廷所用遂與河東

都將李竭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殺竭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出與戰場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兩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戊午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癸亥以劉晏為太子賓客李峴為詹事並罷政事晏坐與程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力焉由是為宦官所疾故與晏皆罷以右散騎常侍王縉為黃門侍郎太常卿杜鴻漸為兵部侍郎並同平章事 丁卯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癸酉上朝獻太清宮甲戌享太廟乙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 僕固

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逸盡與之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將白玉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軍士曰將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至榆次瑒責其遲胡人曰我乘馬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卒皆怨怒曰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眾攻瑒殺之僕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度河北走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云全軍歸鎮釋之曰不然此必眾潰矣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或翻然改圖以眾歸鎮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而至釋之不得已納之張韶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韶為間殺釋之而收其軍使

韶主之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
杖之折其脛實於彌莪城而死都虞侯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
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衆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郭子儀
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
場傳首詣闕群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
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
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戊寅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
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子儀知盧諒之詐
杖殺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上之幸陝也李光
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
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
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

遇之加厚 戊子赦天下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

江漢抵梁洋迺險勞費三月己酉以太子賓客劉晏為河南江
淮以來轉運使議開汴水庚戌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
役聽從便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
百姓接穗以給禁軍宮厨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
書具陳漕運利病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
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甲子盛王琦薨 党項寇同州郭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李國

臣擊之曰虜得間則出掠官軍至則逃入山宜使羸師居前以
誘之勁騎居後以覆之國臣與戰於澄城北大破之斬首捕虜

千餘人 夏五月癸丑初行五紀曆 庚申禮部侍郎楊綰奏

歲貢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幸悉罷之 郭子儀以

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
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六月庚辰敕罷
河中節度及耀德軍子儀復請罷關內副元帥不許 僕因懷
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眾復振上厚撫其家癸未下詔稱其勲
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察其深衷本無它
志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已有所屬宜解河
北副元帥朔方節度等使其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但
當詣關更勿有疑懷恩音不從 秋七月庚子稅天下青苗錢
以給百官俸 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臨淮武穆王李光弼
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眾
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長
光弼愧恨成疾己酉薨八月丙寅以王縉代光弼都統河南淮

西山南東道諸行營 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
恩引回紇吐蕃十萬眾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
奉天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為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
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
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
辛巳子儀發赴奉天 甲午加王縉東都留守 河中尹兼節
度副使崔胤發鎮兵西禦吐蕃為法不一九月丙申鎮兵作亂
掠官府及居民終夕乃定 丙午加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同平
章事 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
使以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子儀聞吐
蕃逼邠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兵萬人救之 己未
劔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眾拔當狗城 關中蟲蝗霖雨

米斗千餘錢。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祿，郭子儀使右兵馬使李國臣將兵爲郭晞後繼，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于宜祿。冬十月，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庚午，嚴武拔吐蕃鹽川城。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爲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辛未夜，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壬申、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虜至麻亭，而還。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虜涉涇而遁。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

文達遂將其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遽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陀所殺。涼州遂陷。沙陀者，姓朱耶世居沙陀，積因以爲名。十一月丁未，郭子儀自行營入朝，郭晞在邠州，縱士卒爲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以子儀故，不敢言。涇州刺史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孝德從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榘上，植而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秀實，曰：「柰何？」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孝德使數十人從行，秀實盡辭去。選老嫠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

甲者愕因諭曰常侍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
敗郭氏晞出秀實護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
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亂由常侍出然則郭氏
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敢
不從命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
軍中晞通夕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秀實旦俱至孝德所謝不
能請改邠州由是無患 五谷防禦使薛景仙討南山羣盜連
月不克上命李抱玉討之賊帥高玉最彊抱玉遣兵馬使李崇
客將四百騎自洋州入襲之於桃號川大破之玉走成固庚申
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擒玉獻之餘盜皆平 十二月乙丑
加鄭子儀尚書令子儀以為自太宗為此官累聖不復置道皇
太子亦嘗為之非微臣所宜當固辭不受還鎮河中 是歲江

部奏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上遣于闐王
勝還國勝固請留宿衛以國授其弟曠上許之加勝開府儀同
三司賜爵武都王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卯朔改元赦天下 戊申加陳鄭澤潞節
度使李抱玉鳳翔隴右節度使以其從弟殿中少監抱真為澤
潞節度副使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莽亂之餘土瘠
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
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
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為諸道最
二月戊寅党項寇富平焚定陵殿 庚辰儀王璿薨 三月壬
辰朔命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
賢殿待制左拾遺洛陽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待制以備

詢問此五帝盛德也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
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此忠
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
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巨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
剥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
百揆墮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陛下
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以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
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
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泊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
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
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阨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
儲靡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

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 丙午以李抱玉同
平章事鎮鳳翔如故 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
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
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
涇原以覘之 是春不雨米斗千錢 夏四月丁丑命御史大
夫王翊充諸道稅錢使河東道租庸鹽鐵使裴諝入奏事上問
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
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
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諝寬
之子也 辛卯劍南節度使嚴武薨武三鎮劍南厚賦斂以窮
奢侈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殺之然吐蕃畏之不敢
犯其境毋數戒其驕暴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

五月癸丑以右僕射郭英乂為劍南節度使 畿內麥稔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淄青好遊畋營塔寺軍州苦之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詔赦之召還京師秋七月壬辰以鄭王邈為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為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 甲午以上女昇平公主嫁郭子儀之子曖 太子母沈氏吳興人也安祿山之陷長安也掠

送洛陽宮上克洛陽見之未及迎歸長安會史思明再陷洛陽遂失所在上即位遣使散求之不獲己亥壽州崇善寺尼廣澄詐稱太子母按驗乃故少陽院乳母也鞭殺之 九月庚寅朔置百高座於資聖西明兩寺講仁王經內出經二寶輿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於光順門外從至寺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大將尚結悉贊磨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項帥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吐谷渾奴刺之衆自西道趣整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寧白孝德鎮西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李

忠臣方與諸將擊球得詔亟命治行諸將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勒兵就道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大將張韶代領其衆別將徐璜玉殺之范志誠又殺璜玉而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大患上猶爲之隱前後制敕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甲辰上命宰相及諸司長官於西明寺行香設素饌奏樂是日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討擊使白元光先戍奉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直衝之身先士卒虜衆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衆數日斂衆還營瑊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千

級丙午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己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奉仙將軍李日越屯整屋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庚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皆衣皂團結爲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衆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群臣論議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閣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勦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奔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

兵攻醴泉党項西掠白水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城因逐北至鄜州智光素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阮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冬十月己未復講經於資聖寺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

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弃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弃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搃兵於

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左右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今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曷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隱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綵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乂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寔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敕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

同三司慕容休貞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德等皆詣鳳翔降甲
申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鎮智光負專殺之罪未治上既遣
而悔之乙酉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資緡帛
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三

通鑑二百二十三

六

政



